

CHI LE CHUAN CONG SHU



马明奎 著

第三十二章：喝闷酒李卫国怀旧 送远客张武刚凄惨

星期日是上午十点就开饭的，而大部分老师回到县城，留在学校并来食堂吃饭的就仅有七个人：李卫国、岳穷柢、魏明、马主任、武持平、农场老索头及玉文。贾师傅和郑师傅也回县城了，只留下钟师傅给大家包饺子吃。这钟师傅是灰腾锡勒沟岔里一个叫红花村的人，五〇年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本已升到连长了，因为和一个朝鲜姑娘谈恋爱受处分回国。三十年来，过着无忧无虑的光棍生活。平时爱说爱笑，可一旦说到那些正经的事情，他就缄口不语。人们传说郑师傅男人因抢劫罪被判刑十年，多曾与钟师傅来“正经的”，都被钟师傅拒绝。为此，古书记还旁敲侧击地问过钟师傅，他都一口否认。他说：“人家小郑师傅是正派人，品艺双好，怎么能瞎说人家的闲话呢？！”此刻，钟师傅一如既往地又乐呵呵地说起那些在朝鲜的旧事，一边包饺子一边斟划：“哎，据我看呀，全世界的女人比，朝鲜女人最漂亮！古时候，那朝鲜是咱中国的一个省，叫高丽省，那‘高丽’两个字就是最漂亮的意思。你知道，那朝鲜女人可苦了！在家做饭，养育孩子，上前线打仗，头上顶个弹药箱，哎呀，咱们男人也比不上。朝鲜最美的花叫金达莱，就像咱们灰腾锡勒的山丹花似的。朝鲜男人骄傲，也坏。李承晚的兵比猴子还瘦，那家伙们却狡猾得很，听说是跟小日本学的。朝鲜到处有日本人——朝鲜人怕日本人，日本人怕美国人，咳，他美国人呀，谁都不怕，就怕咱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六连三排抓了个大鼻子，闹不清楚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最后我出了个主意：凡是美国人就杀，英国鬼子就割鼻子——你猜，他竟是个日本人！他娘在美国让洋人摆弄了，生下他，

他就回到日本……我气得说：八个月喽！那家伙跪在地下就磕头——”说着自个儿就大笑起来。

大家一起包饺子，李卫国起哄地说：“那么，你就给咱们跳个朝鲜舞吧！”

钟师傅一笑：“咳，老了，跳不了了！那会儿年轻，漂亮，跳起来，连文工团的姑娘们都想多看几眼呢！”

大家一起笑起来。

吃饭的时候，李卫国从小卖铺买来一瓶酒，钟师傅又炒了两个菜，岳穷柢买了三块酱豆腐，七个人就对付着喝起来。钟师傅是回民，不喝也不吃。武持平是物理实验室主任兼团委书记，豪饮擅吃，尤其擅吃大块肥肉，据说擅吃肥肉者有大福大禄，故尔武持平吃起肥肉来已经不是在吃，而是在展示或炫耀，这也算一种文化心理。可是，他却非要人家钟师傅吃一块猪肉不可，钟师傅呢，显然不高兴，但还是打趣地说：“那不过是一种讲究而已，真要吃起来，恐怕得吃这么三大碗！”这已经是在给武持平过心瘾了，可他还不罢休，并且端起碗来强逼；岳穷柢暗中拉了他一把，他才止住。玉文问魏明：“您不也是家在县城吗，怎么不回家呀？”岳穷柢笑一笑：“人家魏先生是先进工作者、优秀班主任嘛，正准备提拔第二梯队呢！”魏明非常羞涩地笑一笑：“哪里哪里，咱老了，不像某些同志，一到时候，总得跟老婆亲热亲热——”然后转向玉文问：“你说是吧？！”大家又笑了起来。

喝酒开始了，马主任笑笑说：“还有两人没回家，也没来吃饭！”

“谁？”玉文问。

“你这后生，谈恋爱谈糊涂了——问啥？好好喝酒！”马主任深高莫测地嗔斥着，却一脸春秋的样子。

李卫国也思忖半晌，忽然笑了起来：“唔，对了，是那个……”然后就有点猥亵地大笑起来。一直没说话的老索头憨实地笑着说：“胡老师还画画呢，傅老师谈钢琴呢。”玉文就见魏明冲他努努嘴，

十分诡谲地摇着头。玉文更不明白：他们，在说谁、又是在说什么呢？！

酒喝过几圈儿，岳穷祗望了李卫国说：“卫国呀，我说，你当书记那么多年，就没找个姑娘玩儿玩儿？”

李卫国笑了，叹口气，说：“哎，姑娘是有过，可根本就不懂得玩儿。那时候，太他妈傻嘛！”

“快说说！快说说！给小萧传传经验！”魏明赶紧怂恿。众人也一起嗡嗡地怂恿，李卫国就有点情不自禁。正在这时，却听得远处似有人喊：“别过来，我没事儿——”接着就是咯咯咯的女孩子艳朗的笑声。原来是海边的声音，小食堂隔校墙与汪浪海的东北岸最为接近，故听得非常真切。此刻，人们才觉得季节毕竟是进入春天，海边的气候也其实早已变得温暖宜人了。似乎太阳也很明丽，天气正是春风和煦时节，海边的鸟儿也翻飞着银亮的羽翼，海阔天空地嚷叫着。想象中，汪浪海东岸的望春山正如一个浓墨饱蘸点下的一个点，在海水的蒸薰下，一派浓浓春意。就在这时，校园之声的喇叭里传来李谷一的《妹妹找哥泪花流》，悲怆深情，美婉凄清，使人不知年之几何，月之何时了。

李卫国重重叹口气，看了眼窗外，饮下一杯，痴痴地说：“高中毕业那年，大队组织专业队，演《红灯记》，我演李玉和，她演铁梅。有一天，县武装部赵部长下来检查工作，专业队给演了一场。演完，赵部长说要调她到县乌兰牧骑去，大家也正为她高兴，她却找我来来了；她哭了，哭得很恸。那时已经是卸了装、半夜时分了，她说要我送她回家——她家是远呢，离公社所在地下坪有七八里路。我想也是，一个女孩子家，黑灯瞎火的，也应该送一送。咳，走了二三里路，忽然不走了，说要跟我说件事。我心里就有点紧张。”说到这儿，他脸红了，挠挠头，笑了。马主任指了李卫国的鼻子说：“这小子，瞅空子了！？”李卫国一摇头：“不。她哭了，说是她爹要拿她给她哥换媳妇！哭呀，那是心底在流血！她哥是个哑巴，她家祖脉也就是这么

一条根。她家的烟囱就靠这个哑巴冒烟呢。她的意思是：她想找我，断了他爹的想头。我……你说我呀，当时是个小组长，那个穷呀，比她强不了多少，怎么能解救她的困难呢？”

魏明插话道：“人家不是让赵部长看上了，要调县里来吗？”

“她还就是哭这码事呢！”李卫国说，“那个赵部长，就是咱们乌兰花尔人人知道的赵大秘书长、把孙梅……的那个人嘛！”

大家都明白过来了，噙地噓出一口气。

“原来呀，那赵部长是有条件的。那个王八羔子早就看上了她，是要她上县跟他打伙计。她已经失了身了。那赵部长在下坪的头一天晚上，就跟高明远提到她，高明远就把她叫来，用酒把她灌醉，就占有了她……”

“那你……那你……”玉文悲愤地望定李卫国说。

“我没有办法。”李卫国饮下一杯叹口气，说：“就算她嫁了我，也逃不出赵部长的手心，而且，她还有个要命的哥哥呢呀！她上了县里，那个王八蛋可能为了达到目的，会答应一些她的要求的——我就是这么把她送到赵部长那儿的。可是，她变得真快：那年我看见她正在医院流产，她一点也不回避我。她还瞧不起我呢，说我没骨气，把心爱的女人送给别人！我一听，也倒是。可是，她又吹噓起她现在怎么幸福、怎么有本事、家里又怎么有钱——找了一个司机，司机一出差，她就跟赵部长在一起，后来赵部长提拔到专区当了大官，她就又勾搭上了司法局的一个科长，根子更硬了，她还建议我也调出去，不要教书。我问她：‘现在我教书了，起码能养活你了，你回来再跟我过吧？’你猜：她鄙弃地望着我，撇撇嘴：‘找你？不！我受不了你那个穷。你供不起我，你连你卖了也供不起我。我从地老大变成今天的样子，我付出多少？再回去当个臭老九的老婆？别做梦了！’我呢，也就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村子里了……”

除了乒乒乓乓的吃饭声，没有人说话，大家都黯然神伤，悲默无语。

半晌，岳穷抵抿了一口酒说：“所以说，古人担风袖月，远避红尘，潜心修道。现在又不存在推翻政权、建立民国的任务，我们也不可能通过那种方法改变现状，只有一条路：堕落。出家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堕落！”

武持平夸张地端酒邀请道：“咱球就是猪猡哲学：捉个猪也能过，只要是母的就成。抿上两盅，搂上女人，昏黑一觉，睡到天明。人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情？”

马主任打个饱嗝，笑一笑：“年轻人，有梦想。咱老了，天仙美女也没意思了。老婆能做熟饭，孩子不要打架，考上个大学……”岳穷抵接口说道：“一年半载闹个小官当当——”“哎，就不错了。爱情呀，乱爱呀，洋人一辈子没个正经老婆，谁来了谁干，人家也是个活法，怎么也能过嘛！”

……

从餐厅出来，玉文忽然非常想念张韵琴。他几乎要骑自行车去县城找她去。酒上了心头，总想哭或喊，去海边吧，更觉得孤独无聊。蓦地就想起月秀，心就咚咚地跳起来。是呵，好妹妹！当初，你也是那么真心待我。你也是想跟了我一辈子，可我……他现在才感到自己太愚钝了。当初，月秀那么深挚地哭诉，那也该有多少苦衷难言呀！可自己，没有更多地感应她！她现在怎么样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居然真的把她给忘了。他不就跟她住在只隔一个校园的距离之内吗？

人，是可以完全忘记的！

天地旋转着，西天的云低垂着，汪浪海一片沉黯、寒索。刚刚还是晴空朗日，立刻就晦明不测。太阳时而滑出云层，时而又躲入云底，光影惨淡，不时明暗。大操场也空旷无人。两副篮球架相对无言，永久地伫立着。大食堂门前的积冰正在消融着，臭水漫溢。十六号宿舍挨过来就是张韵琴的宿舍——她，奇迹般地在吗？绝对没有。岳穷抵恶狠狠地说什么？对，说中国人没人味儿！可是，岳穷

祇本人就像个木乃伊，空洞地指着虚空，面目呆滞，毫无表情，而且渐渐隐灭在十方虚空之中。看视久之，却是武持平猥亵而肉麻的笑：“捉个猪也能过，只要是母的！”他的声音玄奇地响着，充满着他的头颅。人还能有些清雅不俗的东西吗？

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人，就是一些动物，如猪，如狗。

可是，人毕竟是人呀，这又是个多么简单的道理呵！

他想起月秀出嫁时那番哀告：她多么盼着他能进城、考大学呵！现在，他没考上大学，可是，他也不在村里了呀！他本来是觉得这里应该比村里要更文明、更有文化知识、更高雅不俗呵，他怎么老觉得这里反倒不如村里好呢？

他一时不知道究竟是自己错了，还是世界、这里的世界错了，他只是觉得很奇怪。然而，他哭了：他想找到月秀，问她一问，当初，她是怎么感觉来着？她现在又是怎么感觉的呢？

他亲眼看见：月秀的肚子腆了起来，显得十分笨拙、滞重。她还在洗衣服呢？

“玉文！你怎么来了？”月秀惊喜地叫道，而且上下打量着玉文，仿佛有几十年没有见面似的，可身子却还坐在地下那只小板凳上，没有起动。

“月秀……”玉文心里一热。

月秀喘了口气，笨重地从小板凳上站起来，走到脸盆架上的毛巾上擦了擦手，招呼玉文道：“快坐呀，在哪儿喝的酒，还这么客气？”然后就去拿烟倒水。

玉文心底一紧，有点清醒了：我已经是客人了！

月秀斟了一杯茶过来，俯身放在茶几上，说：“玉文，从家里回来，也不来我家看看？哪一天走的？也就是六、七天吧？”

“我家……”玉文想，“她已经成家了，也完全变了，一个纯洁、真诚的女孩子死掉了……”

“你怎么不说话呀？！”

“唉，……”他依旧说不出一句话。

月秀走过来，仔细地端详了玉文一会儿，又抬手摸了摸玉文的额头，心疼地说：“怎么能喝这么多酒呢？你看你，头都发烫了！”然后就倒了半脸盆热水，要给他热敷。玉文这才回过神来，心一热，就要掉泪的样子。然而，月秀停住手里的热毛巾，抬眼望着玉文问：“你，怎么了？是不是回家找对象了？”

玉文蓦地又想起湘云。他望了月秀一眼，嗫嚅着说：“我，没顾上到你们家……对了，你不也……”

“我知道你就心里没我。”月秀哀怨地盯了玉文一眼，满脸通红，走过来给玉文把毛巾敷在脑门上，就走到一边去，说：“我知道你已经有了心上人！你也不用瞒我，我什么都知道——校院离开这儿能有多远呢？只是你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就跟人家厮混呢？那个张老师是找过对象的，已经结了婚的，我姐夫在家时经常说起她爹，和她妈的事……”

玉文忽然冲动地喝止月秀道：“你别说了，我快……死了……”

月秀赶紧上来捂了他的嘴，泪意地对他说：“哥，可千万不能混说！我还正要找你呢——你知道，我开始学文化了，我的婆婆每天教我，我都能念下大半篇信纸了……”说着果然拿出一封信，递给玉文。玉文接过来，拆开看了看，见是冯超然从大学写回来的，大意是学习很忙，近日不会回来，希望她好自为之。玉文心一紧，就有一种无可言喻的怜惜从心底升起来：“秀子，你把这封信给你婆婆看过吗？”

月秀摇摇头：“看过，不，没看过，这是他给我写的信，我是不能随便让他们看的。我怕他写了什么不体面的话——”

“秀子，你真傻！”说罢就把信递回到她手里，看定她：“你还替他包着？”然后转身就要出门。

“玉文！”月秀喊了一声，眼泪就夺眶而出。“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一个没文化的人。可是，我并不傻。我知道，他现在，他现在

……你走吧，玉文哥，你走吧。”就听得门铃响了，月秀忙出去开门时，却是月秀的姐姐月琴，正满脸凄伤地走进来——玉文立即走出来，迎面没说话走出院门……

回到宿舍，拔笔写了起来：

二十余年小丈夫，
不回索寞离恨天。
灵芝无由佩佳人，
猪狗余辜戏婵娟。
莫笑孤菊不理春，
雅事随云终须散。
高情永绝有谁惜？
低眉只承牧奴奸。

“嘻嘻，今世李白！”一个幽细的声音飘忽地响起来，回头看时，却是永远喜盈盈的魏雅君。

如果不是如玉文这样其实是十分细心的人，一般粗率大略的人很难感觉到魏雅君的存在。他就和张武刚、岳穷抵一同住在大办公室，可几乎一整天你看不见他备课。只有整洁得一丝不苟的被叠，和一本作为象征的杂志。任何可能导致争议或分歧的讨论、谈话，魏雅君都能心平气和、视若无闻。就连偶尔打一阵子扑克，魏雅君也绝不大声喧哗。但他不是安静，也不是隐灭，而是如同空气和阳光一般自然地活着。玉文注意到，魏雅君活得十分精致。每天一早，他就穿上运动服、运动鞋出门跑步，不多不少，整整五圈两千五百米。回来洗漱换衣服，在床上休息五、六分钟，叫做给大脑补血，然后吃早点。然后这一天就隐形不见了。中午十一点准时回来拿饭盒吃饭，半小时之后，回来睡午觉。下午两点半起床，练半小时柳体，叫做醒脑。然后又不见了，直到下午四点半课外活动，才能在篮球场看见他在打篮球。魏雅君家庭条件不错，但不抽烟，不饮酒，而

是常年买红枣，据说是蒸了再泡在白糖水里掺了蜂蜜喝汁，说是能生津补气。连读杂志，也是绝对有益健康的才读。当然作为教师，学生对魏雅君教书的反应不算好，可摄影、滑冰、口琴、诸如此类的业余技巧、知识和本领却不少，而且经常能够作为领导特派人员出差，据说各大城市都转遍了，却从不张扬。玉文注意过一次会餐：吃饺子。正当别人谈话、张罗、应酬的空档，他就拼命地吃，等别人正儿八经开始吃的时候，他已经吃饱了，大家都惊讶魏雅君饭量之小，可他心中有数。魏雅君绝不正面给人提意见，更不当面攻击别人，可绝不放过一个进谗言或告密状的机会。一次古书记到语文组来，恰好只有玉文和魏雅君在，魏雅君就凑上前，斟了一杯茶，然后套近乎地说：“古书记，像您这样深入群众、关心老师的领导，已经不多见了。”他感慨万端。“有些领导，一味要求老师当然不能说是错的，抓工作嘛！可如果不体贴老师的疾苦，也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嘛！”古书记听得话中有话，便说：“那么，魏老师了解到的老师们的疾苦有哪些呵？”魏雅君十分感动地说：“比如匡老师，老先生身体不好，又兼组长，还代课，校内十节不说，外面还有二十节，几乎是没有白天黑夜地工作，哪一天累垮了，难道不是我们组、我们学校的一大损失吗？”这话等于在古书记的肺管上捅了一下子：一个匡尔龙就成了我们组、我们学校的一大损失？古书记岂能接受此等说法！古书记和匡尔龙原本是文革中的敌对派，古书记在组织部，匡尔龙在宣传部，当时都是风云人物。文革结束，两败俱伤，一起回到乌兰花尔，现在正是冤家路窄。魏雅君非常明白这一点，以敬重匡尔龙来刺激古书记的妒嫉，又以告知教师疾苦的名义密告匡尔龙外边代课挣钱。古书记脸一红，就走出门去。不几天学校开大会，冯校长就公开批评老师校外代课，要求所有老师一律专心于本校教学，不得因私利而耽误正式工作。匡尔龙咬牙切齿，一心怀疑是岳穷柢或柳父惠在捣鬼，魏雅君却一仍如旧，坐在办公桌前练字醒脑。

魏雅君与玉文的关系是由于对付柳父惠和张武刚的不言而喻的共同目标形成的。魏雅君多次以完全彻底的价值否定来针对柳张二人的学术，那时，往往是玉文对学术、对柳父惠和岳穷柢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理解和感佩的时候。魏雅君几乎像是看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痛心地说：“小萧呀，我看你对这些人、尤其是张武刚的本质还没看透——他们这些人，有什么、能有个什么价值呢？思想？你太高抬他们了！他有什么思想？什么是个思想呀？他们整天里想的什么、做的什么你难道还不明白吗？都不是东西！没有人味儿——你知道没有人味儿是什么意思吗？可以肯定：他们——尤其张武刚什么也闹不成。他根本上就是一个流氓，一个痞子。你想从他身上找到一点点思想和价值来，那简直是可笑之至！从所谓学术看吧：就这么个乌兰花尔中学，图书、资料、师资、文化环境，还能搞学术？你刚从农村出来，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你到北大、清华、社科院、到南方复旦、中山等大学看看去——柳父惠的学术简直等于白熬猪眼、白费狗心。他懂个什么叫学术呀？整整一个社科院就是研究学术的。教授、专家、博士、研究员都搞不出个什么名堂来，他能搞出个什么！我一看到他那个土猪气就想起猪尿脬，他还以为他果真是学术权威呢！李大功、匡尔龙那都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那都是正牌大学生，那不也就是那么回事吗？第二，就我们中国目前这个德行：谁干谁倒霉，谁干谁是傻瓜蛋，你就是真的干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来，也不一定就有人赏识你，给你记功，相反，没有人收拾你、给你小鞋穿、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下了暗箭——就算走好运了。中国人实在是太坏了呀！柳父惠和岳穷柢一整天就在琢磨：怎么害人，怎么制造一点混乱，怎么看着别人倒霉——你不相信吗？你仔仔细细观察几天：他从来也没有过什么大的理想，现在就更是什么也没有了，只留下坏人声名、败人清兴了。你跟这批人搅在一起，根本没有任何好处。可是，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除了大家一起搅，它连一点点松动都是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而

且还要让你当螺丝钉，钉在那里，一辈子球也做不成。你能怎么样？李卫国想调动调不走，胡一如、傅妮娜都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就是离不开、不让走。你非死在这里不可。在这里只能混日子，差不多、悠着点儿、混混就行了。别的都是自讨苦吃。第三，从一个人一生来说，也该看透的时候了。一天价人们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就是这个理。你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到老了，如果你不是一官半职，革命会认你是谁吗？你连个强壮身体也闹不上。我爸就是死在医院门口的：单位不给报销，自家拿不起钱，人病在那里了，谁也没人管。相反，姚鸣岐拉屎都拉人参养荣丸。人得学会生活，学会善待自己。这个世界是无情的，人活在世界上是悲凉的。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感激心理，也不要对任何人寄有希望。应当享乐，应当保护自己，不要太苦了自己呀！”

这可真是猫有猫的理，狗有狗的理。玉文吃力地听着他这番话，他的确没有能力反驳他所指陈的事实。可是，他怎么觉得魏雅君的精明中有一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呢？然而魏雅君概括地说：“学术，学术倒是个球！如果没有人本身，学术只能变成毒蛇猛兽的毒牙和利爪！”魏雅君像个历练有成的过来人一般，感慨而豪迈地走出办公室，打一个口哨，走了……

他走了吗？今天没有。今天有点怪异：他把玉文胡乱写的诗拿过来看了又看，摇头叹息，半晌说：“你呀，老兄建议你：不要写这种抒情性的东西，要写，就到生活的真实地段去，好好写一写人生，写一写社会。我让你看一看这里的一首，你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说着果然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来，打开，递给玉文：

吹一口气，
刮起天昏地暗的狂风——
把星辰日月扫净。
攥一把拳头，

铸成横天盖地的金锤——
把地球和它的卫星一起砸碎。
伸一柄小指，
把银河捅漏；
夹两根大指，
把造物主捏死——
然后痛哭一场，
把环宇清洗！

玉文不觉皱了眉，见还有一首：

当头发被一根一根地拔掉，
编织了纨绔们的窠巢；
当两只眼睛一只一只被扼掉，
做了刽子手腥粘甜酸的葡萄；
当鼻子被取下，
做了金莲套在三姨太的小脚；
当钢刃般的厉嘴和金钢石般的牙齿，
再也没有用处的时候——
一边咬一边笑，
高兴了，再加上两声罪恶的嚎啕！

魏雅君兴高采烈地说：“怎么样，不错吧？”魏雅君进一步启发玉文道：“你猜猜，这诗是谁写的呢？”玉文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半晌，不敢肯定地说：“是不是武刚的诗……”“对对，是那个流氓的！你看明白了吧，如果不是希特勒或者东条英机，能写出这样的诗吗？”魏雅君咬牙切齿地说：“就是这么一个流氓，最近，正把一个姑娘引向深渊——姚晓芳刮了一次宫了，咱们学校那么漂亮的打字员，让这个流氓给侮辱了。今天，我在来校的火车上遇见了他在农村的妻子，那也是一个善良的弱女子，也是被他玩弄了，然后他要抛弃人家了……”他一边说一边把诗卷起来，装好，对玉文说，“如

果他一定要顽固到底，他的反党野心迟早要被暴露出来的——这首诗，不是一般的抒情诗呵，这是要毁灭社会和人民的反动诗歌呵！”魏雅君第一次那么阴险、那么可怕地走了，玉文永远记得他临走时的那一声叹息。

典型的农村闺女。薄棉袄套一件花格布外褂，涤卡蓝布裤子，家做松紧口条绒鞋。梳两只小辫，很不景气，像是几天没梳头。人虽算不上太美，也憔悴可爱。她垂着眼帘，低着头，坐到东边武刚床上，连人也不敢看，眼里泪花花的。身边是一只饭盒，里面放两个包子。

岳穷柢冲柳父惠笑笑说：“吃罢，武刚上县城了，晚上，或者一会儿就回来！”

“我……不饿……”她低怯地说着，依旧不敢抬头，就像围在众狼中间的一只小羊羔，分外有一种可怜和孤弱。

玉文眼睛热热的就想起湘云。

柳父惠煞有介事地坐到那个桌子前，问：“你是武刚的媳妇？”

那闺女微微点点头，又住下，叹口气。

“什么时候来的？”

“三天了……今儿晚上找到这儿来的……”她抬起头，羞愤满面，泪光闪闪。柳父惠转头问岳穷柢：“武刚呢？”

岳穷柢笑一笑：“你还问我？你不知道吗？一周一趟县城，晚上还不一定回来呢！”

李美笑一笑：“怎么？县城又搞了一个？唔，有可能，年轻人嘛！”

“魏雅君呢？”柳父惠又问。

岳穷柢又笑一笑：“说是去匡老师家找住处去了。”

柳父惠就咬了嘴笑一笑，又立即变得庄严起来，对那闺女说：“这样吧，我是武刚的老乡，也就是你的老乡，你先跟我过这边来，他估计晚一会儿就回来，明天有课，他一定回来的！”

闺女怯生生地看一眼柳父惠，又看看岳穷祗——岳穷祗说：“也好，跟你们老乡、武刚的老朋友坐一坐，谈谈情况，也好嘛！唠唠唠……”

闺女这才起身走出来，临出门，还回头看了一眼武刚那张床。

下面是柳父惠的近乎审问的与武刚媳妇的谈话记录，略备于右：

“你俩订婚几年了？”

“四年了。”

“念书前就订了吗？”

“嗯哪。”

“发展到哪个地步了？你这次来，目的是什么？”

“大哥，你不知道……前十几天，他写回封信，说他受了处分，犯了错误，我们的事就不能办了，让我再找呢……我知道是他不想要我了，故意编谎……可我妈非让我来不可，说……我们已经……”接着就是呜呜咽咽的哭。

“先吃饭吧，走了一天路了，饿得慌嘛！不过，也不要声张。武刚在这儿他也有一个影响问题。我告诉你：首先不要信服他那一套。他要是真的甩掉你不干了，那他就简直是个陈世美，一个道德败坏者！不怕他，他不答应有组织，还有法院，怕什么！话说回来，武刚也有困难。我比武刚大七岁，半家户，女人在农村，三个孩子。困难大得很呢！首先是没钱花。挣几十块钱，扣去口粮钱花销日用就没了。这二年土地下了户可能不用买口粮了，可是还得种地。那简直是苦不堪言呵！第二是没房住。城里不给半家户解决住房问题。自己赁房住，花不起赁房费，一个月至少得十五、六块钱呢，一个穷老师，根本花不起。至于成家以后孩子户口、上学、家属的工作，一大堆问题，都不好解决。情况倒确是这样。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武刚他不能不考虑。一有身孕，那就不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了！”

“他让我上医院……”闺女哭着说。“我是想，就是上医院吧，也不能我一个人去，那算什么呢……他要不想办了，我也答应，可是，他得陪我一起去趟医院呀，我真是一个人去不了……”

岳穷柢这时走进来，叹口气，说：“姑娘，哭管什么用呵！你得跟他较较劲儿呢，夫妻嘛，又不怕什么影响。找领导谈谈，找他父母谈谈，已经身怀六甲，老人们也不会允许就这么上了医院嘛！”

柳父惠大声嚷道：“古人云，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能忘呀！县城教个穷书就忘恩负义、绝妻灭子，那还……！”谁也不会想到柳父惠说到此处居然真的唏唏嘘嘘哭起来，而且渐渐波澜壮阔——那时，武刚正好回来，一进门见柳父惠大哭，就觉得很奇怪，完全没有想到跟他会有什么关系。因为，让柳父惠痛哭至此，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柳父惠的生命中，有如此温热，那真是没有的事。可柳父惠却见着他就骂了个“猪狗不如的畜生！”他一愣，才看见那个来找他的人——

他和她是七年前认识的，那时他高中毕业后正在生产队里放牛。贫穷，无望，整个人生却又刚刚开始，他有着满腔无可言诉的孤愤和伤感。那一个个阴凄凄的日子里，他跟着那终生负轭的犁牛，漫无目的地走哇，从日出到日落，从春草洒遍山岗到秋风掠过大野。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理：他自从高中毕业就一直没有理过发，足足有二年多时间！他成了远近闻名的“疯牛倌儿”。天地静穆、艳霞轻染的早晨，西风酸瘦、暮云飞渡的晚上，他多曾伫立于天地间，极目远望——他望着些什么吗？花开花落，灰腾锡勒沧桑未变，荒凉的山野上，那些曳曳荒草枯了又荣。有时，他躺在一片零零星星地撒落在山岗的小黄花里，也想入非非：说不定真会有西施褒似似的美女挎着浅筐，行步翩翩地来到身边；也许《聊斋志异》里那些用来安慰穷途末路人的故事真能发生；或者干脆他就做了牛郎，会在某一天走入神话中的天池从而遇到一个美丽的天仙，那时，他的老

牛也应该会说话，而且会成为他和她的大媒……每当这种时刻，他就死死盯着那头任他骑坐的老牛，盯住它那悠慢地蠕动着嘴巴；可是，那老牛一概低头吃草，没有说话，偶尔抬头也只是在寻觅青草。他苦笑着仰后身去，两手交叠着枕在脑后，望着深邃无比的苍穹，静静地流泪了——

如果不是真正地富有情趣，投入山野，那就等于把自己丢进虚空，整个生命会失去了内容。他有时感到：他的智力正在下降，情感和思想都在不同程度地向迟钝蜕化。他，就这样地沉沦下去吗？

他感到整个世界在虚脱。“不能呵上帝！上帝呀，你不能！”他发疯地喊着，跳着，指天划日地嘶叫——他在说些什么？他想说些什么呢？

他彻底看透了：如果哪一天他死了，除了父母，这个世界再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再没有一个人会理解他，他犹如一只山鼠。他需要有人创造他，他也需要创造别一个人。哪怕发起一场叛乱呢，他总是个人，人，一个人哪！

她就是这么走进他的生命的。

那是一个风气祥和的晴天，太阳朗朗地照着，寂寂无声，却光芒四射。他怎么就睡着了呢？醒来时，有隐隐歌声，那么甜醇、那么无忧无虑，充满着生命的欢乐和甜蜜——

正月里正月正，

正月十五挂上那红灯。

红灯挂在大门洞，

我的那个五呀哥来上工……

是梦吗？不，就在眼前，近边。他慢慢坐起身，望着：哦，前半晌天光，蓝空如洗，四野无人。那葱绿色的起伏着的波涛一般的小山丘上，点缀着他的牛。左边近前一个山岗上，正有一个穿红格袄裤的人儿在刨药材。她是那么舒心悦快，那么专心致志。抡起镐头猛地一劈，又一撬，伸手一提，扔进筐里，然后掠一把刘海，把耷拉到